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七十八編

神怪小說

紅星佚史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分 訂
二 冊

新 撰 商 業 尺 牘

定 價
三 角

是書凡分二十五類。約五百首。短札長編。無不悉具。而文字平易雅潔。無艱深陋俗之弊。備載貿易情形。切合時用。將使商界中人於肄習尺牘之餘。並能通曉商情。裨益甚大。卷首又附各種稱謂表。尤便學者。

三七二號

丁未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版

(紅星佚史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原 著 者

英 國 羅 達 哈 葛 德 安 度 蘭 俱

譯 述 者

會 稽 周 商 務 印 書 館 連

發 行 者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北 京 保 定 奉 天 龍 江 吉 林 天 津 濟 南 開 封 太 原 西 安 成 都 重 慶 安 慶 長 沙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桂 林 漢 口 南 昌 蕪 湖 杭 州 福 州 廣 州 潮 州 雲 南 香 港 貴 陽 南 京 蘭 谿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原序

當吾書所敘此一時分中。其爲狀滋怪。殆如勃羅頓女士 Miss Bradon 評普羅多
捷那 Platenete 時。所謂偶爾之遭。百怪悉集者。比者經勗賈曼 Schliemann 沛屈
黎 Flinders Petrie 諸氏之發見。始知希臘亞佉亞人與刺美錫支朝之埃及。信久有
交涉。此其說雖多見諸希臘傳言。及今證以埃及密舍那 Mycenae 古壠中殘物。與
勒梵那 Levantine 時遺寶。乃益知非妄。卽在鄂謨詩史。亦載阿迭修斯述亞佉亞
殺襲埃及之事。雖云其言難信。顧初亦不盡出於誣。而以色列人顛沛流離。亦正當
其候。旋復脫奴縛而去。雖索之埃及碑碣。未見遺誌。而在當日土著中。當必有爲非
常之事者。今之所見。殆僅據希伯來古籍云然。若就埃及人或太古亞佉亞人觀之。
更不知所見何若。亞佉亞與以色列子孫。所宗信絕異。則於此事。自更有所不同。義
雅伯恩 H. J. W. 作約書亞 Joshua 曾采之。箸爲小說。在古時人生初曙。意想各異。自
羅敏那達於墨蘭。顧今日意想。乃亦恆與古希臘相同。是則甚奇爾。方是書等述半

成。孚坦格婁 Furtwängler 之神話字比亦出其一。就中海倫篇黃鵠之女一節述其新見。與希臘舊傳大致相符。如歐思大廸斯 Eustathius 嘗謂準當時口說。則巴黎斯之初疊海倫實被美納羅之貌。方之中古紀述優多 Uther 與亞忒 Arhur 之母伊格那 Ygerne 事迹亦近同。至古代之神斯 Deus 與恩斐德稜 Amphitryon 則其說已稔。可弗言矣。復次海倫所佩滴血之星亦已見綏勒孚思 Servius 所著威齊爾 Virgil 註釋中。此一節爲摩克耳 Mackail 氏見告者。第初不知在希臘古話中。此星信名星石 Star-Stone 也。至海倫之衆聲。則鄂謨之阿迭綏 Odyssey 中已言及之。故古人言海倫之名又曰響 Echo。以是謂能易貌。如衆生之初歡。非無因耳。昔瞿第 Goethe 作戰神華爾普迦祭之夕 Walpurgis Nacht 紀其豔巫亦具此德。若美理曼之諮議。則英國博物館中亦藏有其像。繪諸古竊之上。惟作者初乃未知。及此書鐫後始得見也。末次戰鬪勒尸多列更蠻族。則指上古北歐之民。格蘭斯頓 Gladstone 氏先兄及此。謂阿迭綏中食人之衆。居中夜朝陽之地。峽江之中。

其說殆衍自北方遊子之譚。沿靈犀而運琥珀者耳。至美理曼之道術。蓋本埃及傳說以立言。而招死人哈太色加遊魂。則與千五百八十四年雷極那德斯各得 Resinald 氏所纂巫術索隱 Scot Discovery of witch-craft 相合。中云憑夜之靜。以召魂魄。而咒亦致神妙。若以海倫爲世界欲 World's desire 者。先有聖威克多氏保羅 Paul de St. Victor 與希蒙思 J. A. Symonds 氏。至文中所言戰鬪負傷諸狀。亦有所本。第使弗習希臘文章者視之。當必有以非希臘相稽者。然實則盡假諸鄂譚詩史者耳。羅達哈葛德共安度蘭俱序

序

羅達哈葛德安度闌俱二氏。掇四千五百年前黃金海倫事。箸爲佚史。字曰世界之欲。爾時稱人間尙具神性。天聲神迹。往往遇之。故所述率幽閼荒唐。讀之令生異感。顧事則初非始作。大半本諸鄂謨 *Homer*。鄂謨者。古希臘詩人也。生四千年前。箸二大詩史。一曰伊利阿德 *Iliad*。紀多羅戰事。初有睚眦女神曰亞理思。以當沛留斯與提諦斯婚醺。不見招致。思修怨。因以一頻婆果投會中。識其上曰致最美者。海羅雅什妮。亞孚羅大諦。三神女。隨共爭此果。神不能決。神斯命就巴黎斯斷之。巴黎斯者。多羅王普利安子。方居伊陀之山。視其羊羣。三神女各許以酬。而巴黎斯終納亞孚羅大諦之請。願得美婦。二神女由是銜多羅。未幾巴黎斯遊希臘。王美納羅厚款之。后曰海倫。絕美。亞孚羅大諦爲種業戀於胸。見客美之。會王他出。巴黎斯挈后奔。歸。索之不聽。遂大舉伐多羅。海羅雅什妮爲之助。九年不下。後用伊色加健者。修斯策。造大木馬空其中。伏甲士百人。棄城外。復率舟師隱鄰港中。多羅人意既

去。敗城出。見木馬。乃拒洛公 Laocoon 之諫。昇之入城。入夜伏甲盡出。敗城。舟舫返。多羅遂下。希臘人大掠。殺普利安於神斯神座之下。美納羅復取海倫。將之返。遭颶流地中海。抵息普洛思。斐尼基。埃及諸地。已而至斯巴達。復爲國王。後史氏歐黎辟提斯 Euripides 及思德息科羅 Stesichorus 則謂巴黎斯僅得海倫之形。真海倫蓋已之埃及云。次曰阿迭綏 Odyssey 即記阿迭修斯自多羅歸。途中涉險見異之事。而紅星佚史一書。即設第三次浪遊。述其終局者也。中謂健者浪遊。終以見美之自相而止。而美之爲相。復各隨所意而現。無有定形。既遇斯生眷愛。復以是見古惡。生業障。得死亡。眷愛業障死亡三事。實出於一本。判而不合。罪惡以生。而爲合之期。則又在別一却波。非人智所能計量。健者阿迭修斯之死。正天理應然。不足罪台勒戈奴之餽矢。台勒戈奴事。亦本鄂謨以後傳言。非臆造也。中國近方以說部教道德爲桀。舉世靡然。斯書之繙。似無益於今日之羣道。顧說部曼衍自詩。泰西詩多私製。主美。故能出自繇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國則以典章視詩。演至說部。亦立勸懲爲

臬極。文章與教訓。漫無畛畦。畫最隘之界。使勿馳其神智。否者或羣逼移之。所意不同。成果斯異。然世之現爲文辭者。實不外學與文二事。學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責以盡。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說部者。文之屬也。讀泰西之書。當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觀新制。適自蔽耳。他如書中所記埃及人之習俗禮儀。古希臘人之戰爭服飾。亦咸本古乘。其以色列男巫。蓋卽摩西亞倫。見於舊約。所呼神名。亦當時彼國人所崇信者。具見神話中。箸者之一人闡俱氏。卽以神話之學。名英國近世者也。丁未二月會稽周連識

紅星佚史

第一篇

第一章 寂寞之嶼

橫江洋巨浸之間。居衆山之下。羣嶼環遶中。潛來一巨船。自薄暮以達中夜。自中夜以至破曉。不稍休止。船僅一檣。懸紫帆頗廣。上刺一金色之星。首尾翹然甚高。又下曲如鳥喙。艦首染作緋色。船乘西風而行。又助以櫂。艙面立一丈夫。在晨光熹微中。瞻望前路。其人體不甚修。而廣胸豐臍。洸洸有武概。目色正碧。卷髮下垂著耳際。戴赤色水夫之冠。被紫衣。胸次綴金針爲扣。年事未老。而鬢邊玄髮。已與銀縷相參。鬚髯亦星星頽白。其神思所注。隨眸子而移。初在暗中。察島側礁標所揚之烽火。後乃凝望遠山炊煙。顧歷久不可得見。但有天宇莽蒼。四山黯澹。頽然作灰敗色已耳。既無煙火。亦無人語鳥聲。景色岑寂。全島默如入睡。未幾舟行益近。而彌望寥廓。迄無生象。其人色驟變。無復愉容。以彼懸念家耗。既疑且慮。容色轉老。益復憔悴。

其人伊誰。卽勒兌之子阿迭修斯也。人或稱之曰烏力舍斯。方自第二次浪遊。賴唐而歸。故顧念其家。踰於常輩。其第一次浪遊之事。已傳人間。當多羅陷落後。如何而浮海者十年。又如何而僞爲乞人。潛歸故里。偵仇人悉誅之。復得愛妻。此其事人所弗知。而阿迭修斯亦因是不能安居其家。以罪見詛。當復漂流於外。必迨行至一地。見居人不知食鹽。且未聞鹽海之名者。乃得祭海若而返。阿迭修斯負詛去國。事乃竟成。預言皆踐。凡閱若干奇迹。又以事迁其友女神。皆散佚未經傳述者。洎夫今茲。乃得返其故鄉伊色加也。

阿迭修斯之來。凡歷異地無數。如朝日之門。精魂之衢。與夫白巖夢國。初未爲異。今至舊遊海岸。乃覺朝日之門。尙無逾其寂。夢民之國。尙無逾其靜。但有塊然一島。曝於朝陽之下。

此史述自古埃及高僧賴耶。蓋據其目擊。記勒兌之子阿迭修斯末次事迹者。今其事相去。時滋遠矣。

舟前行未幾入港。港有岬石。拳曲如屏障。風力爲阻。舟徐徐進。垂及岸際。港口阿列夫巨葉。至與檣索相絡。阿迭修斯不遑別舟人。亦不返顧。卽抱樹枝。一動蕩間。已至岸次。旋跪地上。以口親土。取外衣覆其首。作頌禱詞。祝家中愛妻稚子無恙。顧禱詞乃無一語受戕於天。蓋予奪之權。固秉在帝心。然欲填地下之缺恨。則其事亦正未可冀耳。

阿迭修斯起。引目四顧。身外寥廓。故舟逝矣。而海上更無帆影。島中百凡沈默。亦無野鳥亂鳴。作迎人之聲。時朝暾初上。意人且未醒。遂奮然向小山行。經蒼莽之亂林。過石橋。旣登山。思先造其僕牧人之廬。一詢家耗。自山崖下瞰。見其屋儼然仍在。顧豕棚已破。茅屋簷中已無炊煙。逮近就之。亦不聞犬聲之吠生客。道路廬舍。茂草蔓生。境至清寂。卽耳至聰者。亦不能得一足音。牧人廬扉大闢。而其中洞黑無物。但有蜘蛛作網暗中。知無人入此室者久矣。阿迭修斯呼嘯數四。都無應者。惟空谷反響。竊然如語。入其室。冀得食品。或有餘火留遺於牒葉間。顧一無所有。空虛幽冷。有如

殯宮。

阿迭修斯出。至陽光之下。向伊色加城而進。在山上見海光灩灩。仍如昔日。惟少紫帆漁艇。往來水上耳。此時田間禾麥當熟。今則彌望皆蕪草榮生。山下坡徑起伏。路半爲赤楊之林。有噴水出自佞孚古泉。潏潏然注石盤中。而無提空甕行汲之女郎。盤亦殘破。蝕於莓苔。其色黝黑。水四流石隙中。奔竄入海。泉旁亦無行人之供品。佞孚祭壇中。神火早已熄滅。荒草芊緜。蔓生積灰之上。當日礫祭之石。已爲薜荔所藏。不可復見。

阿迭修斯心大動。未幾已近其家。牆根屋脊。聳然在望。急趨就之。則了無人煙。庭間滿生雜草。是中舊有袖斯大神之壇。今已無見。但留一斑駁之大阜。其色黑白相間。異於凡土。有粗草生之。疎疎如癩夫之髮。阿迭修斯見狀股栗。以黑土之中。赫然覩死人之焦骨。逼視之。則大阜非他。皆男女焚餘灰也。此處殆爲瘞尸之所。以遭大疫。死者強半。乃以火葬了之。餘則逸去。故全島闐寂無人。人家戶牖皆啟。顧不見人之

出入。廬舍亦墨墨如死。似其居人。

阿迭修斯倚杖危坐。憶及前遊。老犬愛而戈歡迎之處。而犬亦遂死。忽陽光射及阜上。覩一物剝灼作光。阿迭修斯掾之以杖。鏗然有聲而滑。拾視乃一臂骨。上束金環。銷鑲已半。環有銘曰。伊克摩利阿造予。Ikmaioe Menoiezen。阿迭修斯見之。立蹶於地。匍匐尸骨灰中。知此釧爲其妻不納羅普故物。昔購諸亞斐爾者。爲當日新婦之飾。而此皓然白骨。卽當年玉臂也。大戚而哭。力盡乃顫。舉手向空而捉。狀如中魔。力撮腐尸之灰撒諸頂。髮爲之污。自嚙其指。而詛天帝與運命。

方伏地時。日光赫然照臨其上。而人不動。未幾薄暮。涼風吹動毛髮。而人不動。覺極波濤之惡。與搏戰之凶。憂患此爲第一。已而日墜。光線漸闇。銀黃微月。出於東方。夜鳥鳴聲。自遠而近。垂及阜次。有鳥下集阿迭修斯頸上。礪其爪喙。人乃終醒。舉手自暗中疾掣鳥頸。力斷而擲之地。其心戚甚。幾入於狂。使腰有匕首者。必自刎頸而死。顧赤手無一利器。久之起坐。又立月光中。喃喃自語。如猛獅在前王廢苑。旣飢且困。

又久戚而憊。彳亍而行。見石門矗立。回念當日僞丐歸來。力射殺奪妻之人。卽在斯地。今愛妻已死。浪遊亦了。凡百戰事。悉歸空虛。當蒼白月光之下。覘視其室。乃如鬼宅。陰森逼人。非復前時溫禱之狀。長廊間几案破折。葬時宴飲之影猶存。破骨零星。與杯碟之屬相錯。象椅已碎。室內昏然。惟有戈頭刃刺。雖鏽蝕過半。而月光映之。猶閃爍作斑點。滿於敗壁而已。

時屋角一函。忽入阿迭修斯之目。旣稔且習。則歐列圖之弓臥焉。以此弓故。巨雄希拉克黎至殺其居。停於庭次。而人弗能用。惟阿迭修斯能彎之。顧甚寶愛。曩未攜以登舶。每臨戰。亦惟祕諸家中。今妻孥已盡。奴言大吠。亦弗更聞。於百靜中。忽有作歡迎之聲者。獨弓聲耳。蓋此弓迹多神異。有神居之。善知未來。且能兆戰。每當殺人。輒中夜而鳴。今此聲銳利而微。自弓弦中出。阿迭修斯拱聽之。覺厥初甚弱。未幾漸益清厲。錚錚如怒。傾耳旣久。乃如有無聲之韻語。入於耳而會於心。其辭曰。

雄矢浩唱兮聲幽備。玄弧寄語兮弦以音。

鳴號噉兮胡不續。胡不續發兮饜人肉。

迅其步。婪以飛。予來遙遙兮自遠。如彼肉攫兮赴茲征醺。予薜荔諸飛路兮天風颼颼。浩氣掠余兮余翼爲揉。

火花馳逐兮雪風是吹。吾衆瞥至兮惟死之之。婪以飛。迅其步。余來自遠兮遠且遙。如鳥斯邁兮邁斯戰橋。

噫吁嘻。鬼魂泣血兮矢著人。鏃飫熱露兮相歡欣。

蒼髀浩唱兮聲幽備。玄弧寄語兮弦以音。

此歌之來。蓋惡聲也。爲死神之使令。於百靜中。爲破寂之第一聲。阿迭修斯聽之已習。心卽會解。知戰禍不遠。利矢之影。且瞥然疾飛。鏃喙亦將飽飲人血。因舉手執弓。試撥其弦。聲輕利如春燕之歌。不覺益觸哀思。淚下灑地。良久始起。以爲飢所驅。飢之爲力。乃強於憂苦悽戀。舉百凡欲望。莫得與衡。阿迭修斯起至食堂之後。入一小戶。處處見殘毀之物。狼籍地上。皆昔日所親建者。復欲入複室。而小樹已雜生當戶。

苦不得入。已而得門矣。中乃腐穀陳陳。他無所有。此以疫作之際。儲方甚富而然。而聖井中水。亦尙啁啁有聲。映月光及銀沙之上。激盪作態。徧蒐後得食少許。腹旣果。乃啟藏珍之箱。出其金甲。甲者。海倫怨偶。普利安子巴黎斯物也。多羅陷落後。此甲歸斯巴達美納羅氏。寶藏至久。旣而舉贈其佳客。卽阿迭修斯。阿迭修斯披甲竟。仗一劍。名曰歐黎耶路之贈。銅刃銀柄。鞘以象牙。授自異國之客。飲食已。又聞屠伯角弓之歌。生意因之復發。雖家毀妻死。愛子台勒摩古亦失其耗。而一息尙存。終亦自愛其生。慮伊色加海盜。或占此爲窟穴。如海鳶據鷹之棄巢也。乃擐其甲。就鞘中擇二矛潔之。取矢箠繫腰際。攜巨弓自廢屋中出。立於月光之下。自是。此渠渠夏屋。乃不復有居人。跽然之足音。而惟野草蒙茸。海風嗚咽。而長此終古矣。

第二章 示兆

夜漸闌。景極清寂。但有海波舐岸。時作微聲。阿迭修斯自家趨城。處處望人家鑼火。顧皆沈黑了無所見。以疫後繼以地震。百物悉毀。道中類皆破罅。月光自破屋壞牆